

徐

盈著

戰時生活
的兒子

中華書局印行

徐 盈 著

戰 時 邊 疆 的 故 事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戰時邊疆的故事（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徐 盈

發行人 姚 戟 楣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二九七五）（滬印）

戰時邊疆的故事

目錄

報告	一
漢夷一家	一七
方委員	三三
我的哥哥在段上	五三
藏家小姐	七〇
梁金山	八六
三六九一公里	一〇一
東北角	一二一

戰時邊疆的故事

報告

序詩

好有力啊，好爭勝啊，好不安靜呵！
好驚慌呵，好多的變形的軍隊呵！
許多的人向西活動，
拿着如鋼的筋肉，
抵抗着茂林。
聽喊聲啊——
先驅者的槍聲，
砍伐林木聲，
車輪聲，
好像被阻的軍隊退却復前進的聲。
大聲響得和颶風一般——

密勒 (Jofaun Miller)

I

早晨，滿天滿地鋪着金黃的太陽，四月裏的風刮起來還是那麼涼爽。趁着涼爽，我離開了滿地烏屎的禹王宮，帶着草擬的西部省立農場分場整理計劃，到城裏去看高場長。

城裏邊，一片青灰，一片黯瘡，只有高場長的私宅牆上刷着濃濃的石灰，國戰發生以後，高場長從下江回到本土，首先就是把他的房客逐出，將房屋刷新一番，「這樣看着還順眼吧」，第一天見面他就這樣問過我。

「場長起來了嗎？」我敲着那生鐵的門。

狗咬起來，高升出來，見是我，便謙然地鞠躬說道：

「場長昨天又喝醉了，還沒起來，師爺先請裏面坐。」

我便坐在那寬大的客廳裏，喝着藏茶，看那面萬山屏風。

★

★

★

★

來到西部羣山中間，我慢慢地熟悉了每一件新的事情，這裏，我早已冷了那「使沙漠和玫瑰一樣的開花」的夢。平原上，一片荒沙，絕沒有茂草擺動像那大海，山頭上禿光光的，樹林裏，找不出野茱萸和野玫瑰的花朵。到處都顯出乾燥而不濕潤，這區域如果不加整頓，也許有一天整個變為沙漠，變為一片瀚海。

我從四川成都動身。翻山越嶺走了十八天的旱路才到了這裏，我們的省農業試驗分場的場址，原是設在一所倒塌了大半的禹王宮裏，我一看心就涼了半截，可是我不能回頭就走，我進城去拜會了吹鴉片的場長，同時又在甯甯河邊上參觀了那個像是半個茶園的農場。過了十天，場長給我一束油印文件。

「老弟，」高場長的嘴角留着一絲兒神祕，他沙啞地說，「這是咱們農場上年度的報告，你老哥研究什麼地方要改良的話，只要經費允許，哈哈，沒有什麼不可以。」

我好奇的打開那本報告一看，太好笑了，不到五畝地大的農場，竟然也分為五部：作物，園藝，森林苗圃，蠶桑和

畜牧，滿紙的胡說八道，不知道是從那一本農業大全上摘錄下來的，完全不合於實際。我總算還有幾年世故，沒有笑出聲來；我給這位場長的回答是給我幾天時間，我訂正一下。他滿口答應：

「好極好極，拜託拜託，以後仰仗大力……」

從場長私宅出來，我感到非常好笑，當真是鳳凰不在位，老鴉也稱王。小小的農場場長竟也有這樣的排場，僕人，客廳，臥房，出門還有自用的包車一輛，他可以出入官府，交結豪紳，儼然是地方上的領袖人物，農場雖不出奇，這行長長的官銜印在名片，自然增加了不少威望。

出城時，清晨市場已在街上開始。披着扎耳窩的蠻子從山上揹下柴來交易漢人的鹽。蠻婆子一羣羣地在街上散步，滿頭的玻璃球子發光，花布衫下的百摺裙，露着兩隻矯健的黑腳鴨。她們也不是空手下山，她們帶來了野菜，野味和家鷄，她們要從漢人手裏換到布匹，工藝品和鐵器。大家非常熟悉了，在沒有風暴起來的時候好像一家人似的。我從人羣中通過，也絲毫引不起一些他們的注意。

我向農場走去，四月天，中午就變熱了，大路邊上的水溝裏，水涸得只剩了一線，挾在石縫裏活潑地流，好像一批衝着尾巴的小銀魚鱗光閃耀。遙遠恍着大雪山的情影，山頂上的冰川在發出鏗眼的光芒，頓使人感到西部偉大。

城牆的四邊都在圍繞着大小不等高的山槽，甯甯河在中間橫切了一刀，這條河在叢山中也正像一把橫置的刺刀在放光。河兩岸，幾千年來沖積了不少的小平原，他們叫作「壩子」，我們的那個可憐的農場就佔了那塊牛牛壩子的一角，擠在補綻似的小農田一起。

我們的那個農場遠遠地便看到了，因為它的周圍有一道石牆，據說這樣的佈置不僅為防盜竊，還在嚴防那黯夜下山的野豬。常春藤之類的纏繞灌木爬滿了牆，這個農場到好像是一所別墅。這時雖然是四月天，整個的壩子在荒着，大地在等着雨水來播種，眼前頭，只有我們的農場是一片綠洲。

「師爺，真早，場長有什麼吩咐嗎？」

走進了農場的大門，工頭老沈遙遠的就向我打招呼。這個跳過半百關的老頭子正在葡萄架底下抱着不掛一絲的孫兒

在弄百靈鳥，葡萄架在亞熱帶的氣候中長得是那麼陰鬱繁茂，蔭影把人影都罩着了，在六月裏准可以收穫醉人的葡萄。

「老沈，早，場長叫我來看看這裏的情形。」我順口說。

「好啦，師爺，」老沈笑着走出來，他說，「場長一恍又是兩個月沒到場子裏來，有些事情正要報告，可是場子裏沒有人，我也不敢離開。……」

兩年前，老沈作夢也做不到萬山叢中來。誰料想到，國戰越打越利害，飛機一天天的在頭上下蛋。現在的高場長決心不再在宜海浮沉，要返回自己的故鄉了，跟他到後方來的有兩個隨從，一個是老僕高升，一個是花兒匠老沈。機會湊巧，當高老爺變為高場長時，老沈也便帶着家眷搬進農場，升任為管理四個工人的工頭。這裏看不見飛機聽不見炮聲，他也就死心塌地留在這裏做事情。他是少白頭，不必憂愁頭髮就都白完了。

「師爺，」他說，「你老人家不知道這裏的工人都有點怪脾氣，幫工他是幹的，長工就不肯，人太懶，有錢去吹鴉片，連衣服都沒有穿，花多少錢都不來。咱們，師爺，場子裏又得請款了……」

「老沈，你先聽我的——」

我展開高場長給我的報告書，模糊成一片的油墨字跡中，又露出作物、園藝、森林苗圃、蠶桑和畜牧五部字樣，每部下面又有許多的小字作着詳細說明，我懶得細看它，便問這個溫和的半老人道：

「老沈，你把農場的佈置說給我聽聽。」

工頭老沈表示一點微微的驚愕，他猜不出我的真意所在，他把嘴張得大大的，我看出他的鬍子根也多半是白顏色。他把他的孫兒放在地上，讓他自己跑回家去。我們一同穿過葡萄架，向裏面走。

「師爺，」他說，「你想，這麼點大的地方，這麼少的錢，咱們農場裏還能做出什麼來。你看，這大片地，咱們都種上花，有些花到是外面不易見的，是咱們尤師爺從天主教堂要來的。那一邊，有點樹苗的，高場長的意思是種菓木樹，我想種菓木樹要等那一年才結果，可是也不能不聽啊，咱們就從蠻子手裏各式各樣弄點野生種，種在外面，好在開起花來還並不難看。」

我仔細端詳一下，老沈的話很正確，核心的肥地都養了花，花畦子有點亂，大概還有多少奇葩還沒有鑽出土面，繞着牆邊子，小樹到也不少，但是杉木赤松，翠柏，桃李，和洋槐樹都雜在一起，好像是一片野生的混交林。

「那麼，桑樹也種在裏面嗎？」我感到非常好笑。

「啊，蠶桑嗎？」他領悟的答道，「那是上頭的命令，說是提倡蠶桑，咱們這裏向例沒有家蠶沒有家桑，場長說命令那能不遵啊，就辦點櫟樹養點野蠶吧，可是時候不對，櫟樹從山上抬到場子裏，一棵也沒種活，我對場長說野蠶是山上貨，不能移到地面上來，場長還不信，罵我笨蛋……」

「還有，」我鄭重地問，「畜牧，就是，養什麼牲口沒有？」

「去年接辦時候有條拉車的牛，秋天一起瘟，咱們的牛也就瘟死了，場子裏還有幾隻羊，現在托給牛牛家的羊官來放，遇到有人來參觀，叫羊官趕下山來看，看完了就再趕回山去，看不見也清心。還有還有，上面還發下什麼外國兔，白白的到是可愛，咱們這裏平常就受兔的害不淺，鬧得只能種花種不著菜，我心想，咱們可不能自己來養敗家精，我就——我就——師爺你可別向場長報告啊，我就一個個都宰了吃了肉，上了個公事給場長說，水土不服，洋兔子死了，場長也沒說什麼。師爺，到公事房裏吃杯茶，這天氣，真是四月天就熱了……」

「還有，」我拭一拭頭上的汗珠，「農場裏沒有種什麼莊稼，不論什麼大莊稼小莊稼……」

「有啊，」老沈的答覆給我以相當的愉快，這是出我的意外的答覆，他有一板一眼地說，「那叫作什麼特別農家，是不是呀。師爺——」

「是特約農家？——」

「對對，特約農家，咱們的種子交給他們種，收成以後還種。這種事情可不容易辦呀，在下江咱們沒經過，在這裏可真難了，老百姓說，你們散花種嗎，可惜花是不能吃的啊。去年，省裏散下棉花種提倡種棉花，我先上山問牛牛家的佃戶種不種，不種，我又問天主堂的神父種不種，神父說那裏地土太濕，種不活，場長送了幾口袋給鄭司令官，這裏他的地太多啦，可是沒下文。農場，不能沒交代啊，我出去求爺爺告奶奶才由場子後面吳家種了畝把地，收成還算不錯，

這樣總算有個交代……」

談着談着，老沈的孫兒又出來喊，「爺爺」：他還是一絲不掛，我看慣了，這裏不僅孩子，許多大人也沒有褲子，「吃飯啦」，老沈說，「師爺不在這裏吃點嗎，好，再會，這場子到咱們場長手也不過半年多，一切師爺多包涵。」我回到禹王宮。一方面不拋學理，一方面顧及事實，我草擬了一個新計劃，我要帶給高場長看，我要說服他，我深信，高場長還不是一個糊塗人……

★

★

★

★

「對不住，對不住，」高場長從內房趕到了客廳，敬茶，讓煙，眉毛上還掛着那沒有拭乾的肥皂沫，他一再地拱手道歉。

「我有一點意見——」我把我的計劃交給他。

「好極，好極。」他並沒有看，便仔細的揣在衣袋裏，「不瞞你老哥說，這裏人少應酬多，一天真把人苦死，雖說逢場作戲，可是精神萬分苦痛，這一點我佩服老哥的青年精神，哈哈，青年精神……」

「我的意思，」我不放鬆機會的對他說，「是根據地方實際需要，一方面提倡種棉，一方面發展森林果樹增加農民的收入，不要使農場永遠成爲一個花園。」

「對極對極，」沙啞的聲音中還有笑聲，「我是外行，你老哥是專長，佩服佩服。說起花園來，也是沒辦法，我一個農場場長拿什麼應酬呢，還不是送人家幾盆花，幾斤菜，這也是人情之常，哈哈，人情之常……」

「我們要發展，」我接着說，「首先就是要擴充農場，我們得添購點地皮。我們不能使山再荒，不能使人民永遠有褲子……」

「對極對極，」他沉思一下，贊同地說，「發展農業一定要擴充農場，正如古人說的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一定進行這件事，一面當地進行，一面去請款。你老哥今天晚回去些，我們一道吃飯，多談談。……」

高場長在我印象中愈來愈加好起來。他雖有長袍馬褂小鬍的官僚外貌，但是虛心求知。骨子裏並沒有失掉青年的精

神。握別時候，我滿心希望滿身力量地對他說：

「高場長，我年青，我沒有什麼經驗，可是我很願意幫你的忙到底，使西部的農業開始進步。」

II

「嘩嘩嘩……」

禹王宮在連天的大雨底下更加破蔽不堪了，到處都在漏水。正殿上，禹王老爺遍體水淋淋的，周圍的判官小鬼也無一幸免。我的住室在偏殿，那是僅有的一間完整房子，全農場的三個職工都住在這間房子裏，甚至有成羣結隊的麻雀也飛到房頂上歇足，讓它們滿地拉屎吧，我不忍得驅逐它們。

我在焦急地等候着，我派遣事務員尤光照又到場長處催問收買土地的確訊。亞熱帶的雨季的先鋒隊已然到了，天上一起雲跟着一場雨，雲起時候，四面的山罩在雲彩中，氣壓重重的，彷彿天與地已然可以自由握手，雨傾盆下起來；不一忽晴了，環山又從雲團中衝出，太陽又團團的在發光。這至少是種棉花的季節到了。可是我們的租地還成問題，我自己已一次二次地到高場長家去，後來連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只好派農場事務員作代表，連這一次，他也跑滿了半打次數。

一陣亞熱帶的暴風雨過後，尤光照拿着洋傘回來了，他的毛藍大褂濕了半截，可是洋傘却被曬得冒着熱氣。我滿心希望地看着他沒有表情的臉說：

「怎麼樣，見着了吧。」

「不見。」

尤光照的沒有表情的臉上微微縐着額皺，似乎有什麼話而不敢說，嘴脣動了動，沒有說下去，我好奇地猜想，以為尤光照也許根本沒有走到，撒過謊以後的心理戰慄。我有點憤怒地喊：

「尤光照，你說實話！」

「高升，他打了我……」

這個二十歲年紀的大孩子，甲等農業學堂的畢業生，眼睛圈一濕，眼淚落下來就好像亞熱帶的風雲變化那麼急促。他生長在邊地，受教育在邊地，邊地給他一種非常堅實的樸實性格。他經不起一點喜歡，也受不得一點委屈。他有話就說，沒話從不多嘴。

「這一羣混蛋——」

在我的心頭上，高場長的好印象一天比一天的退縮，一直到今天，可以說他的優點已然絲毫不存在，他是一個說話不算數的流氓，他是一個腐敗不堪的官僚，他的長袍馬褂和那小鬍子無一處不顯出上翹下傲的卑鄙，我後悔，和這樣一個無賴共事了。

「光照，不要哭，我們自己去辦，我們不必求人！」

我自己也很驚訝，我會順口說出這樣的話。自然，這也是我久已埋在意識縫的念頭，不被逼迫在絕壁之上，我是不會發這樣的吼聲。農情迫切，不能再等了。

「你不是場長呵……」

尤光照拭着眼睛咕嚕着，這句話相反的却更激起我的勇氣。的確，我不是場長，我只是一個每月領六十元的技師，農場的事務根本不必操心，可是，我是青年，我有技術，我不能永遠關在禹王宮裏帶髮修行，我千山萬水到西部來的使命是振興西部的農業，我不能空手回去，我沒有臉來見我的同行。

「走，光照，你帶路，」我喊，「幹不成這碗飯不吃了。」

那個可憐的大孩子跟着我離開禹王廟，一把洋傘還是拿在他的手裏。他永遠不忘記穿着長衫走路，他永不肯在人前失掉他的「師爺」身份。可是，這樣炎熱的天氣，毛藍布的長衫子穿起來也是真够熱的，我的不整的學生服和他比較起來，也許人家反把我當成一個隨員，我拭一拭額上的汗珠，我也懶得再做任何打扮了。

「尤光照，」我說，「先看鄭司令官，再去教堂吧！」

這個城市已然非常富於熱帶的性格，太陽照遍了每一個角落，炎熱的時候街上就很少有人行走。雨後的地皮上汪着一灘一灘的水，有成羣結隊的紅頭蒼蠅在上面有節奏的跳舞。人才走過，哄的散了之後便又聚攏來；大肥豬自在的攤開四肢，臥在街上酣睡，走路人和很稀少的車子都懶得去驚擾牠。這種懶的性格到處蔓延，所以衣服穿剩了線，懶得補。我們首先到了鄭司令官的住宅。他的住宅是全城最龐大的一所：可以經常地住着百多賓客，特爲西藏毛牛和雪山白熊造了宿舍，圍着宅子，還駐紮着一隊帶着新式武器的保衛部隊。

「立正——」

進門時候，保衛兵的赤腳板狠狠的踏着地舉手敬禮，我們這樣的衣冠還這樣受到優遇，十分感激。一個值星官黑黑的，頭上插着一支白鷺毛，向裏面替我們通報。他後來帶我們到第一進大客廳入座，那廳堂的門上懸着闊大的匾，上有斗大的字「道德家風」，廳堂的座位都是成列太師椅，上面有猩紅氈製的椅套。

靜坐一忽，我們就聽出第二進大客廳裏的嘈雜，初聽似乎是在舉行聯席會議，後來聽聽又像是在審問案件，因爲中間有一個特別高的聲音既像在報告又像在申斥，而且並不是全用漢話，中間只含着很少的幾個漢字聲音。尤光照偷偷地向我說道：「這恐怕又是鄭司令官在問案了，他的蠻子區裏甚至偷雞摸狗的小事都要他管，而且必須親見司令的面，假如見不到面蠻子以爲他死了，會要造反。」談話時間，外面走進來一位彪形大漢，尤光照忙着他鞠躬，我也以爲是鄭司令官來了，趕快起立致敬。

「我姓牛，」這位大漢的漢語也不十分好，「我是牛參謀，你們二位見司令，司令在談話，要我代見。」

這位漢化了的保參謀仍然免不掉許多的硬線條，他模仿漢人習慣把茶碗向我們的面前舉舉，以表示敬意。他的臉孔成紫醬色，草綠色的軍服太瘦小，緊緊地扣在身上，他沒有穿鞋，十個腳指頭分得非常清楚。我非常高興，在我面前的便是牛牛壩子的主人，我們在計劃中要拜訪的人物。一位漢化的黑骨頭。

「我們來看司令官，」我說，「就是爲着農場想請司令官下個命令，叫每個佃戶闢出幾畝來地種棉花。這一帶的地皮司令官的最多，司令官的地皮上要是能够先種起來作個提倡，一般老百姓大概都會服從，這以後，本地的棉花織成了

布匹，價錢慢慢低了，人人都有新衣服，不必靠外面翻山盤運了！」

牛參謀凝着眉頭很注意的聽我說完了，他答道：

「你們要種棉花是不是？種了棉花織布作衣服穿是不是？好，對了，我替你們向司令官說，這是好事！」

說話時候，我注意到牛參謀的深邃的兩眼，黑黑地如無底深潭，具有無限的智慧，無限的堅毅。走出城門，撲面的環山都是他的領地，一直到我的農場，除了中間幾塊特別肥沃的水田劃歸鄭司令官之外，大半都是他的佃戶。黑骨頭作地主，漢人向他們手裏承租，在西部成爲常事。尤光照的手推了推我，他還促使我借機會開口，直接向他要求。

「我們還知道，」我說，「牛參謀在城外很有力量，牛參謀不肯幫我們的忙，讓娃子們在洋山芋地裏種些棉花，棉花的價錢比鹽還貴，這豈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知道這是好事情，」牛參謀點點頭，很誠懇的說，「我可不敢答應你，我得問了鄭司令官，他說，行，我就也說，行。你們都知道我有娃子；你們不知道我是鄭司令官的娃子，明白了嗎？我要問他。對不對？……」

成批的保衛陸續地通過大客廳旁的側門向着二客廳走，一個個粗眉大眼，身披扎耳窩，手裏牽着一隻羊一條狗，甚至一個猴，紛紛向鄭司令官來送禮。門裏面更聽見那個高晉仍在響個不息，我知道這正是他們一天的最忙時候，不便多打攪，我看了下尤光照，我們同時立起身來告辭。

「你們住在那裏，」牛參謀站起身來說，「我給你們也寫回信。」

我正拿起自來水鋼筆留地址，尤光照向我招呼，「你寫那裏，高場長家嗎？」牛參謀聽到了，立刻眉開眼笑的說，「你們是高場長那裏的，很好，他的花草養得好，我知道……」我一方面佩服牛參謀的熱情，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折高場長的交際手腕。可憐我們這個農場，竟被一般都認爲是養花草的地方，這是我們農業界的恥辱。

「牛參謀多謝你呀！」

「沒事情到這裏來玩！」

這一次的會見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可是却給了我們不少安慰和興奮。這些異族的朋友的忠誠，是漢族人間少有

的，我每逢想到我們的高場長，就要咬牙。走到街上，我們徘徊了一會，覺得一不作二不休，我們又同到天主堂裏去看包神父，這條甯甯河的兩岸，大半的好地又都是教堂的產業，神父們可以自由出入蠻區，不受絲毫的障礙。

太陽底下天主教堂樓頂上的十字架放射着金光，這是全城最高的建築，每逢禮拜天，教堂的大鐘響起來，便成為全城中固定的唯一音樂，短短的二十年，老百姓對於教會的感情整個變換，過去是嫉視是痛恨，如今是羨慕，是阿諛，甚至縣政府有些公事。都要事先到教堂裏來商量一下。神父們從一位增加到十幾位，從一區變成十幾區，從雲南沿河運來了無數歐化設備，大教堂的裝飾和設備，不分亞洲和歐洲並沒有什麼兩樣。

尤光照就是這個教堂的小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由神父保送到省裏去進甲科農業學校，他這半生中，有六年以上的光陰是在出入教堂，他對於這一條路自然更是熟悉。進了門，我們首先聽到的是小學生的唱詩聲，活潑聲中含着無限肅穆。尤光照熟識這教堂裏的一切人，提攜他升學的蔡主教已經返回法國，現在主持的人是包神父，他也會跑遍了所謂吃人的蠻區，他寫的著作是這個教區的出版物第一零一種。這個叢書中有些是祕本在該國參謀部裏保存着。

「這是包神父，」尤光照在這裏變活潑了，他又恢復了「小孩子」，不再勉強作「師爺」。他非常高興地把包神父介紹給我，「包神父，這是我的×老師，他是新到農場的。」

「坐坐，」包神父熱烈地拉着我的手，一同走進屋去，「你們中國真進步了，你們這一批新農業人才出來，要把中國的農業推進到二十世紀。」

天主教堂裏的客廳是中西合璧的，有披紅氈的太師椅，也有鋼絲彈簧的沙發。包神父的中國話說得比中國人都好，尤光照有一次對我說他的蠻話說得更加好。我們一齊坐在大張沙發上，包神父的臉是紅的，眉毛鬍子都是白色，微微透點黃，他穿着黑色長袍，胸口上一個十字架，腋下的狐臭氣一陣陣地透送出來。

我把來意簡單地說給他聽，他鼓掌叫好。

「我們是同志，包神父鄭重地說，我們一直就沒有忘記替你們中國人改良農業。你仔細看一看，你會發現，山洋芋是我們帶進來的，落花生，我們帶進來的，白粒的大包谷，我們帶進來的，尤光照是我們教育出來的，這樣的學生今後

我們可以自己教育，我們自己辦了初級農業學堂。你們農場裏有些東西都是我們農場裏搬去的。我們比你們農場早來了十幾年。——」

我說到租地推廣棉花，繁殖森林苗木，使山上有草，人民有衣服。

「這些計劃，」他說，「我們也在做，我們要盡量幫助你，種棉花自然是好事。有些地皮雖是教堂的，可是老百姓種不種我們沒有權力干涉。這也有個緣故，第一，是水常漲，棉花淹了就沒有用處；第二，是沒有紗廠，種了花沒處紡紗，賣不出價錢來，我們教堂裏是從增加糧食入手……」

「我是看到他們窮得穿不起褲子……」我搶着說。

「所以呀，我們是贊成的。推廣呢，你們去找農家直接辦交涉，教堂不反對，有什麼要教堂幫助的，你只管說話，那一天有功夫到我們的農場來指導呀！」

包神父的談話改變了我一向對於教堂的觀念，我們學農業的人真不能不感激他們所給我們的幫助。我們又齊向回家的路上走。我的汗濕了內衣，尤光照又撐起他的布洋傘，路上我向他刺刺不休地縱論我的計劃，這半天的訪問，證明了我並不孤單，我要用全力去開拓。

「尤光照，」我感情地說，「你要多幫我的忙。」

這個二十歲的大孩子的沒有表情的臉上黯澹了一下。他低聲說：

「老師，可惜你不是場長呵……」

III

「尤光照，今天輪着你到河邊，我到特約農家！」

我們勝利了，大家滿有精神，滿有朝氣。天剛黎明，我們便從禹王廟起身，趕到工作地點去指導播種。從朝霞看到晚霞，一天忙到晚；農情忙迫，只感到時間不够分配。「不能再慢——不能再慢了。」可是我們的困難也在逐漸加多着。

春末的飢荒，地皮上雖然綠油油的了，可是每戶人家的糧食缸裏都快空了。不知道從那裏飛來那麼多的麻雀和老鴉，飛起來時像一片烏雲罩着半個天，落在地上又像是無惡不作的蝗蟲，它們搜索着地裏的一切，發掘着地上的一切。農夫們成羣結隊的在守着才播下種去的土地，他們害怕野貓、松鼠、狗獾，他們更害怕這羣獵槍打不盡的雀鳥。爲着生存，一切生物都在爲了延續生命而奮鬥。

「師爺，看啊，你這——這——」

我還沒有到特約農家老吳家的地邊，他已經在找我來了。這位善良的自耕農以辛苦了四十年的粗繭手，揀着自己的長毛胸口，他痛苦地喊着：

「師爺，我那該死的孩子，半夜裏看地睡死了，不知道什麼東西一嘴一嘴地把棉種子都吃去啦，師爺，我也該死，夜裏好像要下雨，也沒有起來查夜……」

「我去看看，」我說，「你到場裏找老沈要點種子來補。」

老吳的田地有二十畝光景，一片耀眼的紅色。他是這個區域裏面最老的自耕農，也是殘餘下來僅有的自耕農，有一天他告訴我說，我們這個農場也是他的舊土，但他爲了不做佃戶，情願送給政府作賄賂，而取得了不再被兼併的保障。因爲他對於自己的土地有主權，我們說服了他，願意分出一半的土地來試種棉花，好在去年的結果，還能使他滿意。約定「失敗了我們賠你，只要你把地租給我們。」難得像他這樣開明的人，簽了約，實現了我們的計劃。

踏上了老吳家的紅土地，我的心頭上，感到非常溫暖。老吳的小兒子正在玩一隻小麻雀，拾起頭來見是我，又嚇得哭起來，好像是方才他的父親已給過他警告，這孩子用泥手把臉上塗得一團團的花紋。我安撫了他一下，便去察看被偷竊了的種子，正是一穴穴的被竊去，好像是豬拱嘴一嘴一穴的樣子，可是又像是有一把漏勺，從土裏把種子篩出去。我蹲下身，仔細地研究每一個穴的情況。

「爲了播種，」我自己在想，「我的確費了很大的思索，這是沙質黏土，我把種子播種太淺，一定有蟲鳥來偷，若把種子播得深，再不加種黃豆，土太黏，棉種的力量很難伸到土面。最後，只有採用了折中的辦法，每個播種的穴裏撒